

美軍揭轟炸伊朗如何暗度陳倉

根據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丹·凱恩 (Dan Caine) 的說法，這次轟炸伊朗核設施的任務單程耗時18小時，過程中多次空中加油，並配合一系列誘餌行動 (decoys)。

雖然美方稱這次代號「午夜鐵錘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的任務影響尚未完全明朗，但在空襲結束數小時後，五角大樓於週日早上舉行簡報會，說明了這場複雜行動的時間線與細節。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瑟斯 (Pete Hegseth) 對記者表示：「美國轟炸機完成來回任務，全世界竟毫不知情。」

這一切在上週五(6月20日)午夜不久後發生——海格瑟斯與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 (JD Vance)、國務卿盧比奧 (Marco Rubio)，以及五角大樓的高層人員聚集在白宮的戰情室，共同觀看一批軍機自美國密蘇里州一處偏遠的空军基地起飛。

根據五角大樓，這些B-2隱形轟炸機在黑夜掩護下，於美東時間上週六(6月21日)凌晨0時01分(英國夏令時05:01，北京時間12:01)自懷特曼空军基地 (Whiteman AFB) 起飛。

這些亞音速噴射機載有強勁的「地堡破壞者」炸彈，可穿透超過18米的混凝土，飛越大西洋前往任務地點。

這類炸彈是唯一有能力打擊伊朗福爾多 (Fordo) 鈾濃縮設施的武器。該設施被視為伊朗核計劃的核心，建於深山之下。美國是目前唯一已知擁有此類炸彈的國家。

當時全世界並未將注意力放在中東。因有報導稱轟炸機被部署至美國在亞太的領地關島，許多目光僅聚焦在太平洋方向。

BBC當時曾寫道：「儘管這項部署並未被正式聯繫到美國是否加入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但鮮有人會懷疑兩者的關聯。」

但根據五角大樓後來的說法，那只是個幌子——目的是轉移對實際飛往伊朗的秘密機隊的注意。

凱恩將軍指出，這些飛往太平洋的飛機「是一項僅有極少數計劃人員與領導人知情的欺敵行動」。

「主攻機群由七架B-2隱形轟炸機組成，每架配有兩名機組人員，安靜地向東(大西洋方向)飛行，幾乎沒有通訊聯絡，」他補充。

這些軍機不會出現在飛行追蹤網站上，也使得BBC難以獨立驗證五角大樓的說法。

雖然衛星影像可顯示設施受損的程度，但無法提供實際擊中時間。

當這支機群於美東時間下午5時左右抵達中東後，隨即與支援機隊會合，協助其清理前方空域、搜索敵機與地對空飛彈威脅。凱恩稱之為「一項複雜、精確時機的機動」。

但根據美國官員說法，伊朗的戰機並未升空，也沒有出現防空炮火。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導彈防禦專家帕特里夏·巴齊爾奇克 (Patrycja Bazylczyk) 對BBC事實核查表示：「以色列對伊朗領空的掌控，為美軍轟炸機的無阻運作鋪平道路。」

接下來1小時40分的行動被凱恩將軍在五角大樓簡報會上罕見地公開詳盡說明。

儘管簡報提供了部分事件的具體時間點，但展示的飛行地圖並非實際飛行路線，兩個版本之間略有差異。

特朗普政府將這場行動定調為全面勝利，宣稱美國已「徹底摧毀」伊朗的核體系。但實際損害程度與後續影響仍有待評估。

伊朗方面雖已確認空襲發生，卻極力淡化損害規模，並未說明具體事件經過。

根據美國官員說法，約在美東時間下午5時，美軍一艘部署於阿拉伯海的潛艇，向距人口約200萬的伊斯法附近的核設施，發射了二十多枚「戰斧」(Tomahawk) 巡航導彈。

新美國安全中心國防專家斯泰西·佩蒂約翰博士 (Dr. Stacie Pettyjohn) 對BBC事實核查表示，雖然那裡的核設施位於內陸數百公里處，但潛艇距離足夠近，足以讓巡航導彈在隱形B-2轟炸機向其他兩個核設施投下「掩體炸彈」的同時，擊中目標。

她說，這一切意味著美國能夠「對多個地點發動協同突襲」。

同時，五角大樓表示，轟炸機編隊進入伊朗領空，美軍還部署了其他欺敵戰術，包括與更多誘餌。

接著空襲展開。領頭轟炸機於美東時間6月21日下午6時40分、即伊朗當地時間約凌晨2時，向福爾多第一個目標投下兩枚GBU-57「巨型鑽地炸彈」(MOP)。

專家指出，這種炸彈可穿透約18米混凝土或61米土層後爆炸。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成功，但這是全球唯一可能達到福爾多設施深度(據信在地面下80至90米)的武器。

這是「地堡破壞者」炸彈首次於真實戰鬥中投放。

其餘轟炸機隨後擊中各自目標——五角大樓稱共投下14枚鑽地彈，分別擊中福爾多與納坦茲 (Natanz) 兩處核設施。而距福爾多逾200公里的伊斯法罕核設施，則由戰斧導彈命中。

這支機群在空中共飛行18小時，打擊任務僅耗時約25分鐘。根據五角大樓說法，飛機於美東時間晚上7時30分離開伊朗空域返航。

此次行動共動用約75枚精確制導武器和逾125架美軍飛機。國防部長海格瑟斯宣稱這場行動「展現了強大而明確的摧毀力」。

不過，要完整掌握轟炸成效仍需時間，還需更多影像來確認「地堡破壞者」炸彈實際穿透到多深的地下設施。

佩蒂約翰博士總結：「這是一次極其複雜且技術高超的攻擊，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執行。」

「但即使這次行動在戰術上成功，目前仍難以判斷是否真的能永久削弱伊朗的核計劃。」(BBC)



資料來源：五角大樓



資料來源：核威脅倡議/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



B-2轟炸機完成任務回到美國

美國史無前例空襲伊朗，但兩國下一步行動恐將更具深遠影響

數十年來，美國與伊朗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跨過那條通往直接軍事衝突的紅線。

歷任美國總統都保持克制，不出動軍力打擊伊朗政權，因為擔心會將美國拖入中東最危險的一場戰爭。

然而，如今這位曾承諾要做「和平總統」的三軍統帥，已越過這條盧比孔河 (Rubicon)，對德黑蘭的核設施發動直接軍事打擊——這是他第二任期以來最具影響力的行動，也彰顯了他以「打破舊規則」為傲的治國風格。

這是史無前例的時刻，已在全球各國引發警戒。

伊朗的下一步行動，或許會更加驚天動地。現年86歲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Ayatollah Ali Khamenei) 據報已撤入地堡躲避，他過去近四十年來一直小心布局，與美國這位最強大敵手周旋，為的是守住他最重視的資產——伊斯蘭共和國。

如果他反應太弱，將喪失威信；但若反擊過度，則可能失去一切。

「哈梅內伊接下來的決定，不僅關乎他的生存，也將決定歷史如何評價他，」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中東與北非項目主任瓦基爾 (Sanam Vakil) 說。

她續稱：「他現在面對的毒酒，比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在1988年喝下的更苦澀。」這指的是伊朗首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當年不情願地接受兩伊戰爭停火協議。

「這不是伊朗想打的戰爭」

過去十天，以色列的猛烈攻擊，對伊朗的指揮鏈與軍事設施造成的破壞，甚至超過了那場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該場戰爭至今仍在伊朗社會留下深遠陰影。

以軍已殲滅伊朗安全部隊高層及多位頂尖核科學家。如今美軍也介入衝突，情勢急遽升溫。

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成立於1979年伊朗革命後，它目前態度強硬，警告將對美國進行報復，讓其「永遺後悔」。

然而，在激烈的言辭背後，雙方其實都在努力計算如何避免災難性誤判。

「這並非伊朗想打的戰爭，」中東全球事務理事會的哈米德雷扎·阿齊茲 (Hamidreza Aziz) 表示。「但我們已看到，伊朗政權的支持者正爭辯稱，無論美國造成的實際損失如何，伊朗作為強國與地區力量的形象已嚴重受損，因此必須有所回應。」

不過，每一種回應選項都極其危險。若直接攻擊美國在中東約20個軍事基地中的任何一個，或4萬多名美軍的任何一人，都可能招致大規模報復。

封鎖全球五分之一石油貿易所經的霍爾木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 也可能反噬自身，激怒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甚

至中國——這個伊朗石油的主要買家。西方海軍亦可能捲入，以保護這個全球經濟命脈，避免重大衝擊。

伊朗原本視為「前線防禦」的地區代理人與盟友網絡，也在過去20個月以來的以色列襲擊與暗殺行動中被重創或殲滅。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是否能找到一個既能象徵回擊、又不致激怒美國、令雙方能「下得了台」的平衡點。

這段艱難關係在五年前曾被嚴重考驗。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以無人機在巴格達暗殺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 (Qasem Soleimani)，當時各界擔心將引發惡性循環。但伊朗透過伊拉克官員事先通報報復行動，僅針對美軍基地非關鍵設施，未造成美軍傷亡或重大破壞。

但如今的局勢，遠比當時嚴峻得多。

「背叛外交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過去曾反覆強調，寧願與伊朗「達成協議」而非「把它炸成廢墟」，如今卻明顯站在以色列一方。他形容伊朗是「中東惡霸」，企圖製造核彈——儘管這一說法與美國情報機構過往評估並不一致。

美國情報單位目前正詳查國防部所稱「史上最大規模B-2轟炸行動」的戰果。這次行動對伊朗納坦茲 (Natanz)、伊斯法罕 (Isfahan) 與福爾多 (Fordow) 三大核設施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其中福爾多因位於山體深處，必須以「鑽地彈」攻擊。

特朗普現正呼籲伊朗「回到和平談判桌上」。

但伊朗現在已將美國所指的外交談判視為變相投降。在上週五日內瓦會談中，伊朗外長阿拉格奇 (Abbas Araghchi) 與歐洲各國外長會面，美方明確要求德黑蘭將濃縮鈾活動「降為零」。

伊朗拒絕這項要求，認為這違反其作為主權國家，擁有發展民用核能的正當權利。

伊朗現在認為，特朗普總統的外交努力——包括其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主導的五輪主要為間接形式的談判——根本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

以色列在第六輪馬斯喀特 (Muscat) 談判展開兩天後發動軍事行動。就在特朗普總統表示希望給外交談判為期兩週的機會後僅僅兩天，美國便正式參戰。

如今伊朗聲稱，只要以色列與美國的炸彈仍在落下，它就不會重返談判桌。

「背叛外交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國，」伊朗外長阿拉格奇在伊斯坦布爾的記者會上表示。他與伊斯蘭合作組織 (OIC) 57個成

員國的外長會晤，對方一致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為」，並對「這場危險升級局勢」表達「高度關切」。

伊朗同時試圖強調，這場對其領土的攻擊不僅違反《聯合國憲章》，也無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警告——核設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成為攻擊目標。

歐洲領袖也呼籲緊急降溫，呼籲透過外交斡旋而非飛彈解決伊朗核問題。

不過，他們同時強調，伊朗不得擁有核武。他們對伊朗將濃縮鈾提升至60%，並逼近90%武器級的行為深感警惕。

「伊朗可能會淡化設施受損的程度，強調其核項目在這些襲擊中保存了下來，」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 (ECFR) 副主任艾莉·格蘭瑪葉 (Ellie Geranmayeh) 指出。

「而美國則可能誇大破壞，以讓特朗普可宣稱『勝利在握』，又不需進一步出兵。」

特朗普總統正面臨來自兩方的拉扯。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正全力推動行動，其強大軍力將持續對伊朗發動攻擊，造成更大破壞，勢必引發伊朗進一步的報復。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國內也承受壓力——有國會議員批評，他未經國會授權就採取軍事行動，也有支持者認為他背棄了不讓美國捲入漫長戰爭的承諾。

這一刻也被廣泛認為將迫使伊朗強硬派領導層深思：該如何重建威懾力，同時避免自身成為攻擊目標。

「這是最諷刺的地方，」格蘭瑪葉警告說，「儘管特朗普原本是為了消除伊朗的核威脅，卻反而大大提高了伊朗成為核武國家的可能性。」(BBC)



美軍轟炸伊朗三大關鍵設施後，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伊斯坦布爾舉行記者會